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一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春秋三

隱元年傳鄭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

按胡三省注通鑑曰滑臺城在白馬縣西春秋鄭廩延邑也城下有延津以下凡杜氏所不注及有注而可疑者補之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杜注南氏季字也

按南季蓋食采於南後因以爲氏水經注陸渾縣東南有南水水出西山七谷

桓二年會齊侯鄧侯鄭伯于稷杜注稷宋地

按水經注陳留外黄縣南有稷里

二年傳哀侯侵陘庭之田杜注陘庭翼南鄙邑

按史范雎傳秦攻韓汾陘拔之正義曰陘庭故城在絳州曲沃縣西北二十五里

十年傳虞公出奔共池杜注共池地名闕

按詩侵阮徂共張氏曰共阮之地名在涇州今有共池

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杜注折地闕

按地理志瑯邪折泉縣有折泉水水經注折泉水出縣北松山東南入濰

十三年傳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于冶父杜注荒谷冶父皆楚地

按荊州記南郡江陵縣東三里餘有三湖湖東有水

名荒谷西北有小城名曰治父

十四年傳宋伐鄭取牛首杜注牛首鄭邑

按地理通釋牛首故城在汴州陳留縣東南四十一里

十七年夏及齊師戰于奚杜注奚魯地

按鄭樵通志徐州滕縣東南六十里有奚公山

莊八年傳齊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杜注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

按京相璠春秋地名云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若是無戍之又春秋古地名云葵丘地名今鄴西臺是也在魏郡水經注云鄴本齊桓公所置故管子曰築五鹿中牟鄴以衛諸夏也葵丘之戍宜即此矣

十年夏公敗宋師于乘丘杜注乘丘魯地

按括地志云乘丘故城在兖州瑕丘縣北三十五里

十二年傳宋萬弒閔公于蒙澤杜注梁國有蒙縣

按括地志蒙澤城在曹州濟陰縣南五十六里

十四年傳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杜注大陵鄭地

按京相璠曰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古巨陵亭古大陵也

二十五年傳晉侯圍聚杜注聚晉邑

按晉世家城聚都之命曰絳賈逵曰聚晉邑是也

二十八年傳蒲與二屈杜注二屈今平陽北屈縣或云二當為北

按地理志河東北屈縣應劭曰有南故稱北臣瓚曰

汲郡古文翟章救鄭次于南屈則是有二屈也

晉獻公娶于賈杜注賈姬姓國也

按博物記河東臨汾有賈鄉

三十一年築臺于郎

按括地志郎亭在滕縣西五十二里

三十二年春城小穀杜注濟北穀城中有管仲井

按日知録曰據經文小穀不係于齊疑左氏之誤范甯解穀梁傳曰小穀魯邑春秋發微曰曲阜西北有

故小虢城史記漢髙帝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當即此也

閔二年傳莒人歸共仲及密杜注密魯地瑯邪費縣北有密如亭

按水經注沂水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水出時密山莒地莒人歸共仲于魯及密而死是也

晉申生伐東山臯落氏杜注赤翟别種也臯落其氏族

按上黨記東山在壺關縣城東南今名無臯

僖元年春齊師宋師曹伯次于聶北救邢杜注聶北邢地

按寰宇記聶城在博平縣西南二十五里

二年傳伐鄍三門杜注鄍虞邑

按括地志故鄍城在陜州河北縣東十里

四年傳南至于穆陵杜注穆陵齊竟

按史記索隱曰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竟南至于穆陵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

十五年春三月公會齊宋陳衛曹鄭盟于牡丘遂次于匡杜注牡丘地名闕匡衛地

按國語桓公築五鹿中牟葢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史記六國表秦孝公十九年城武成從東方牡丘來歸春秋地名攷略曰牡丘在東昌府城西北七十里

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杜注瑕呂飴甥即呂甥也葢姓瑕呂名飴甥字子金

按竹書晉獻公十有九年虢公醜奔衛獻公命瑕父

呂甥邑于虢都蓋飴甥先食采于瑕故曰瑕父晉詹嘉處瑕亦曰瑕嘉是也其後食采于陰又曰陰飴甥僖十五年冬十月陰飴甥會秦伯于王城是也博物記曰河東永安縣有呂鄉呂甥邑不得以瑕呂為姓明矣

十六年傳狄侵晉及昆都杜注晉邑

按地名攷略曰今平陽府南有昆都聚

十八年傳衛師于訾婁杜注訾婁衛邑

按陳留風俗傳曰長垣西北有訾婁亭

二十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杜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

按史記索隠曰汝陰原鹿其地在楚襄公求諸侯于楚楚纔許之未合至汝陰鹿上郡國志濟陰乘氏縣有鹿城鄉蓋此地也

二十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杜注泓水名

按金史地理志曰睢州柘城縣有泓水

二十四年傳晉師軍于廬柳

按地名攷略曰今猗氏縣西北有廬柳城

二十五年傳晉侯使卜偃卜之遇黄帝戰于阪泉之兆

杜注戰于阪泉之野

按魏土地記涿鹿城東一里有阪泉

二十八年傳晉侯齊侯盟于斂盂杜注斂盂衛地

按地名攷略今開州東南有斂盂聚

文二年晉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

按羅泌路史同州白水有汪城在臨晉東

三年傳秦伯伐晉取王官及郊杜注王官郊晉地

按括地志王官故城在同州澄城縣西北九十里南郊故城在縣北十七里又有北郊故城

四年傳晉侯伐秦圍祁新城杜注祁新城秦邑也

按史記正義曰祁城在澄城縣界

六年傳賈季迎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杜注云郫晉地

按博物記河東垣縣有郫邵之厄

七年傳晉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杜注令狐在河東當與刳首相接

按後漢衛敬侯碑陰文曰城惟解梁地即郇首山對靈足谷當猗口刳字作郇秦地也闞駰十三州志曰令狐即猗氏也郇首在河西三十里

九年傳楚侵陳克壺丘杜注壺丘陳邑

按水經注㶏水逕新蔡縣故城東而東南流注于汝

水汝水又東南逕壺丘城北故陳也

十年傳王在渚宮杜注小洲曰渚

按水經注江水逕江陵縣故城南今城楚船官地也

春秋之渚宫矣

十一年傳敗狄于長丘杜注長丘宋地

按博物記陳留封丘縣有狄溝即敗狄于長丘是也

叔孫得臣敗狄于鹹杜注鹹魯地

按俞臯春秋集傳釋義曰今案開州濮陽縣之鹹城

乃衛地也近于赤狄而魯無鹹城

秦伯伐晉取羈馬杜注羈馬晉邑

按杜氏通典郃陽有羈馬城又春秋地名攷略今蒲州南三十六里有羈馬城

十三年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杜注棐鄭地

按水經注華泉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今是亭南去新鄭四十許里

晉侯使詹嘉處瑕杜注賜其瑕邑

按西征記陜州太原倉北臨大河周迴六里即晉詹嘉所處之瑕也

十六年秋毀泉臺杜注泉臺臺名

按公羊傳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為謂之泉臺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即此也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杜注大林陽丘訾枝皆楚邑

按一統志阜山在鄖陽府房縣南江陵記城西北六十里有林城春秋戎伐楚師于大林即此城也漢志南郡臨沮縣荆山漳水所出東至江陵入陽水陽丘蓋陽水旁之丘也又應劭以泚水出泚陽縣東北大胡山東入蔡枝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而東流注于滇泚枝即訾枝也昭二十五年楚遷訾人蓋因水以名邑也

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杜注石溪仞入庸道

按水經注石水出蔡陽縣大洪山東北流注于溳謂之小溳水

宣四年傳楚子與若敖氏戰于臯滸杜注臯滸楚地

按水經注澧水出南陽雉山又東南與臯水合水出臯山是臯滸為臯水之滸也

十二年傳荀林父及楚子戰于邲杜注邲鄭地

按京相璠曰邲在敖北杜佑通典曰管城縣有故邲城在南

十五年秋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杜注無婁杞邑

按公羊傳作牟婁郡國志北海平昌縣有婁鄉

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杜注晉地

按地名攷略朝邑縣西北十三里有輔氏城

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

按吳氏曰汾州孝義縣北十里有瓜城

十六年晉滅赤狄甲氏及留吁杜注甲氏留吁赤狄別種

按水經注侯甲水發源胡甲山侯甲邑名在祁縣金史地理志沁州武鄉縣有胡甲山括地志屯留故城城在潞州長子縣南三十里故留吁國

成元年傳劉康公遂伐茅戎敗績于徐吾氏杜注徐吾氏茅戎之别也

按水經注瀆谷水逕陜城西西北入于河河北對茅城故茅亭茅戎邑也上黨記屯留縣有余吾城在縣西北三十里即徐吾也

二年傳師至于靡笄之下杜注靡笄山名

按史齊太公世家欒書將下軍伐齊與齊侯兵會靡笄下索隱曰靡笄山名在濟南金史地理志濟南長清縣有劘笄山即靡笄也

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及齊侯戰于鞌七月盟于袁婁杜注引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袁婁去齊五百里

按括地志故鞌城在濟州平陰縣西十里博物記臨

淄縣西有袁婁

齊師次于鞠居杜注鞠居衛地

按陳留志封丘有鞠亭古鞠居也

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

按後魏書地形志歷城有華泉水經濟水又東逕華

不注山山下有華泉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杜注丘輿馬陘皆齊邑

按史齊太公世家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

虞喜志林濮州鄄城縣有馬陵澗

公會晉師于上鄍杜注上鄍地闕

按郡國志沛國酇縣有鄍聚劉昭注引博物記曰諸

侯會于鄍亭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杜注赤狄别種

按僖二十三年狄伐廧咎如杜注隗姓國宋白曰慈

州春秋廧咎如之國隋爲汾州貞觀元年改慈州

楚侵及陽橋杜注陽橋魯地

按陸澄曰博縣有陽橋蓋地名無橋也

三年春諸侯伐鄭鄭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杜注鄤丘輿皆鄭地

按水經注鄤水西出婁山東北流逕田鄤谷謂之田鄤溪水東流注于汜汜水又北逕虎牢城東

六年傳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杜注繞角鄭地

按杜氏通典古繞角城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

八年傳渠丘公立于池上杜注渠丘邑名莒縣有蘧里

按郡國志北海安丘縣有渠丘亭劉昭曰有渠丘城楚伐莒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是渠丘不在莒縣故衆潰從渠丘奔莒也又昭二十一年齊渠丘杜注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郡國志齊國西安縣有蘧丘里古渠丘則齊之渠丘世謂之為蘧丘里而非莒渠丘也杜云莒縣有蘧里混矣

十二年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杜注瑣澤地闕

按郡國志魏郡元城縣劉昭注引地道記縣南有瑣

陽城

十三年晉師及秦師戰于麻隧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

杜注麻隧侯麗皆秦地

按劉伯莊曰侯麗在涇陽縣境

十五年冬會吳于鍾離杜注鍾離楚邑淮南縣

按羅泌路史沂之承縣有古鍾離城羅苹注曰預云淮南今屬濠州然時方謀伐楚豈得會其地預之誤也

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敗諸汋陂退舍于夫渠鄭人覆之敗諸汋陵杜注汋陂夫渠汋陵皆宋地

按劉澄之豫州記陳縣北有汋陂湖路史汋陵城在寧陵縣東南二十五里

楚師還及瑕杜注瑕楚地

按水經注山桑縣南北肥水又東積而為陂謂之瑕陂陂水又東南逕瑕城南楚師還及瑕即此城也

十八年同盟于虛朾杜注虛朾地闕

按僖元年會于檉檉公羊作朾范甯以朾為宋地疑此亦宋地蓋同盟有宋公也

鄭伯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杜注朝郟宋邑

按水經注睢水東與滭湖水合水上承甾丘縣之滭陂東至朝解亭朝解即朝郟蓋音近也

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杜注台谷地闕

按令蕭縣北有三台山山在古蕭城東南十里襄十年楚鄭圍蕭杜注蕭宋邑則師于台谷蓋宋地也

襄二年傳晏弱城東陽以偪萊杜注東陽齊竟上邑

按郡國志泰山南城縣有東陽城

三年傳盟于耏外杜注耏水名

按水經注時水出齊城西南北二十五里平地出泉即耏水也金史地理志益都博興縣有時水

五年夏會吳于善道杜注善道地闕

按阮勝之南徐記今盱眙縣春秋時善道地公羊穀梁作善稻

七年公會諸侯于鄬杜注鄬鄭地

按鄭處誨曰鄬魯山地名屬汝州穀梁作隝

九年傳晉侵鄭濟于陰坂次于陰口杜注陰口鄭地

按水經注洧水逕鄶城南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俗謂是濟為參辰口晉伐鄭次于陰口是也

十年傳宋公享晉侯于楚丘請以桑林

按竹書紀年晉幽公二年魯季孫會幽公于楚丘括地志成武縣有楚丘亭成武後漢屬濟陰此蓋為宋

之楚丘與魯地相接魯僖二年城楚丘亦在其地故魯宋各有楚丘與衛楚丘為三也

納諸霍人杜注霍晉邑

按閔元年晉獻公滅霍以其地賜大夫先且居今平陽府霍州西十六里故霍城是也霍人之霍音璅不得單名為霍也史記樊噲傳霍人注作葰人漢地理志太原葰人縣如淳音璅晉使周內史選偪陽之族嗣納諸霍人蓋葰人也

諸侯伐鄭師于牛首杜注鄭地

按諸侯師于牛首在十年九月至明年四月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則十年師于牛首猶未至鄭不得為鄭地明矣又桓十四年宋伐鄭取牛首時牛首先已屬宋不得仍屬鄭明矣郡國志魯國有牛首亭當即是伐鄭所師處也

晉師城梧及制杜注梧制皆鄭舊地

按郡國志彭城有梧縣蓋宋地也襄元年彭城降晉

遷五大夫于瓠丘故于此因鄭叛城梧及制時梧制

皆屬晉故不別言宋鄭耳杜以梧亦鄭舊地非也

十四年傳鄭子蟜帥師至于棫林杜注棫林秦地

按世本鄭桓公居棫林徙拾宋衷云皆舊地名是棫

林在華州鄭縣矣

十七年傳飲馬于重丘杜注重丘曹邑

按樂毅列傳齊敗楚相唐眜于重丘正義曰重丘在

曹州成武縣界寰宇記乘氏縣東北三十七里古重

丘城是

十八年傳晉伐齊齊侯禦諸平隂塹防門而守之廣里

杜注平隂城在濟北盧縣東北其城南有防防有門於

城外作塹横行廣一里

按水經注預云平隂在盧縣東北非也京相璠曰平

隂在濟北盧縣西南十里平隂城南有長城東至海

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隂三里齊侯塹防門

即此也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郡國

志盧縣有光里是也

楚師伐鄭次于魚陵杜注魚陵魚齒山也在南陽犨縣北鄭地

按范守己曰上言子庚治兵于汾注云襄城東北有汾丘城茲乃謂魚陵為魚齒山在南陽豈子庚治兵于襄城及欲伐鄭乃南還走南陽耶然則魚陵之不為魚齒山明甚況下又言魚齒何於此言魚陵耶至梅山若在密縣東北則是新鄭西北矣左氏何云右

迴梅山侵鄭東北也据郡國志襄城縣有魚齒山則

魚齒蓋不在南陽矣

十九年傳齊崔杼殺高厚于灑藍杜注灑藍齊地

按郡國志東海昌慮縣有藍鄉令滕縣東南有昌慮

故城

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杜注大隧地闕

按徐齊民北征記河南苑陵縣東有大隧澗

二十一年春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杜注二邑在高平

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

按水經注泗水逕南平陽縣故城西世謂之漆鄉預曰東北今見有故城西南方二里所未詳也又十三州記山陽南平陽縣又有閭丘鄉見在漆鄉東北十里杜謂顯閭非也

二十三年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杜注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

按水經注淇水右合宿胥故瀆瀆受河于頓丘縣遮

害亭東黎山西北淇水又東北流逕雍榆城南叔孫

豹次于雍榆者也

二十四年傳楚子伐鄭以救齊次于棘澤

按水經注龍淵水出長社縣又東南逕棘城北即傳

之棘澤也

二十五年諸侯同盟于重丘杜注重丘齊地

按應劭曰平原安德縣北五十里有重丘鄉

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按郡國志東郡聊城縣有夷儀聚

二十六年傳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杜注鄐晉邑

按昭十四年傳邢侯雍子爭鄐田即此鄐也路史曲

沃南二里有故鄐城

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杜注苗晉邑

按水經注瀤水逕瀤關南歷軹關南逕苗亭西亭故

晉之苗邑也

楚子伐鄭涉于樂氏杜注樂氏津名

按水經注㳄水逕雍丘縣故城北逕陽樂城南西征記曰城在㳄北一里涉于樂氏涉㳄水也

二十七年傳衛子鮮奔晉託於木門杜注晉邑

按路史滄之清池西北四十里有木門故城衛鱄所託今滄州有木門城一名參户城

三十年傳伯有死葬諸斗城杜注斗城鄭地

按水經注沙水至陽夏縣故城西又東南逕斗城西是也

昭四年傳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按竹書紀年夏帝癸十一年會諸侯于仍有緡氏逃歸遂滅有緡商帝辛四年大蒐于黎周幽王十年春王及諸侯盟于太室即是事也

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

按竹書紀年夏帝啓元年大饗諸侯于鈞臺帝癸二

十八年商會諸侯于景亳商帝辛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師渡盟津而還周成王六年大蒐于岐陽康王元年諸侯朝于豐宮穆王三十九年王會諸侯于塗山即是事也

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杜注庚宗魯地

按地名攷略今泗水縣東有庚宗亭

吳伐楚入棘櫟麻杜注酇縣東北有棘亭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按史記索隱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五年傳鄭伯勞屈生于菟氏杜注菟氏鄭地

按水經注開封城南得野菟水口水上承西南菟氏亭北野菟陂鄭地也

韓起反鄭伯勞諸圉杜注圉鄭地名

按括地志故圉城有南北二城在汴州雍丘縣界路史雍丘縣南五十里有圉城

楚伐吳吳敗之于鵲岸杜注廬江舒縣有鵲尾渚

按地名攷略云今舒城縣治西北有鵲亭即預所云也然蓬射自夏汭出蓬啓疆别從江道不應在内地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即古鵲岸也又池州銅陵縣北十里有鵲頭山高聳臨江據太平御覽鵲頭與鵲尾相去八十里葢言敗之于此岸也

楚子以馹至于羅汭杜注羅水名

按水經注汨水西逕羅縣北又西逕汨羅戍南北流注于湘春秋之羅汭矣

沈尹赤會楚子次于萊山

按水經注武昌城南有來山

楚師從之及汝清杜注汝清楚地

按水經注汝水逕壺丘城北又東與清陂水合清陂

水上承慎水即汝清也

楚子遂觀兵于坻箕之山杜注觀示也

按輿地記巢縣南三十里有踟躕山即坻箕之山

七年傳楚子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芋尹無宇執

人于王宫杜注章華南郡華容縣

按十三年傳公子棄疾先除王宫使觀從從師于乾谿王宫即章華宫也郡國志汝南城父縣春秋時曰夷有章華臺劉昭曰有乾谿在縣南家語注靈王起章華之臺于乾谿國人潰畔遂死焉魏收地形志汝南汝陽縣有章華臺則此章華之宫章華之臺皆在城父也

辭以無山與之萊柞杜注萊柞二山

按十三州記泰山萊蕪縣魯之萊柞邑是魯與謝息以萊柞二邑非山也

八年秋蒐于紅杜注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

按郡國志泰山奉高縣劉昭注曰昭八年大蒐于紅紅亭在縣西北

自根牟至于商衛杜注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

按魏收地形志濟北東阿縣有衛亭衛亦地名非國也

十年傳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杜注稷祀后稷之處

按劉向別錄稷齊城門名也昭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于稷門之外是也又按括地志齊城章華之東有鹿門即所謂敗諸鹿門者也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杜注郠莒邑

按路史敬王三十年魯伐莒取郠在瑯邪今按魯昭十年為周景王十三年又十二年崩敬王始立路史

誤

十一年傳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

按輿地記荆州松滋縣有九岡山郢都之望也

十二年傳王是以獲没于祗宫

按竹書穆王元年冬十月築祗宫于南鄭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祗宫諸侯來朝五十五年王陟于祗宫

十七年傳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杜注河津名

按水經注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

注之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亦謂之石濟津

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杜注甘鹿周地

按水經注甘水出宜陽縣鹿蹄山寰宇記山在縣西

三十里

二十年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杜注鄸曹邑

按寰宇記濟陰乘氏縣西北有大饗城故老言古曹

之鄸邑

取人于萑苻之澤杜注萑苻澤名

按水經注役水出苑陵縣西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太叔攻雈苻之盜于是澤也

二十一年傳戰于赭丘杜注赭丘宋地

按郡國志陳國長平縣有赭丘城

二十二年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杜注昔陽故肥子所都

按漢地理志鉅鹿下曲陽應劭曰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杜以為肥子所都誤也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杜注社周地

按水經注鞏縣北有五社渡為五社津

二十三年傳單子取訾杜注訾在河南鞏縣西南

按路史云訾有二西訾在洛東訾在鞏單子所取蓋西訾也二十四年陰不佞拘得玉者取其玉玉定而獻之與之東訾杜注誤以二訾為一故兩注無異辭也今按水經注洛水東逕訾城北浔水又東羅水注之此蓋訾之在洛者後漢志鞏有東訾聚此蓋訾之

在鞏者

劉子從尹道伐尹

按水經注宜陽縣有共谷共水出焉南流得尹谿口水出西北尹谷劉子伐尹當即此地也地名攷略以為汾州古尹城誤矣

尹辛敗劉師于唐杜注唐周地

按郡國志洛陽有唐聚

二十六年傳遂軍圉澤次于隄上杜注圉澤隄上皆周

地

按地記洛陽東有中隄山

楚左司馬沈尹戌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杜注沙水名

按京相璠曰令安豐有窮水北入淮水經注曰義成縣故屬沛沙水東流注于淮謂之沙汭

定元年傳執宋仲幾歸諸京師

按程敬叔春秋或問曰京師無定所王之所都即為

京師河南郟鄏前日之京師叔孫得臣如京師晉人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是也成周洛陽今日之京師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是也

四年傳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杜注柏舉楚地

按水經注舉水逕齊安郡西又東南歷赤亭下分為二水南流注于江謂之舉洲蓋楚人遷柏于此而因謂之柏舉也

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杜注武父衛北界

按俞皋釋義曰今濟南路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

吳從楚師及清發杜注清發水名

按水經注清水在江夏安陸縣西南即春秋傳及于清發者也

敗諸雍澨五戰及郢

按水經注沙陽縣本江夏之沙羡江之右岸有雍口

五年傳敗吳師于軍祥杜注楚地

按水經注楊水東北與祥谿水合水出江陵縣北

六年傳鄭於是乎伐馮滑胥靡負黍狐人闕外杜注陽城西南有負黍亭

按水經注淇水南逕胡城東故頻陰縣之狐人亭也

九年傳晉軍千乘在中牟杜注今滎陽有中牟縣迴遠疑非也

按趙世家少侯即位治中牟索隱曰趙中牟在河北非鄭之中牟正義曰相州蕩陰縣西北五十里有中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也

十五年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杜注老丘宋地

按陳留風俗傳陳留縣北有老丘城

哀元年傳伐晉取棘蒲

按地理志常山平棘縣應劭曰伐晉取棘蒲也攷略

曰今趙州城中有棘蒲社

四年傳趙稷奔臨杜注臨晉邑

按九域志趙州臨城縣州西南一百三里有古臨城

在縣東

六年傳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杜注賴齊邑

按郡國志濟南菅縣有賴亭十一年趙鞅伐齊侵及

賴而還

八年傳吳師克東陽而進杜注魯地

按郡國志泰山南城縣有東陽城

十一年傳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

杜注巢衛地

按寰宇記巢亭在襄邑南二十里

十六年傳白公以王如高府杜注高府楚別府

按淮南子曰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是高府為楚藏粟府也

使處吳竟為白公杜注白楚邑也汝南褒信縣西南有白亭

按水經注白亭東北有吳城史記楚惠王二年子西召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楚世家考烈王以左徒為令尹封以吳是也

管城碩記卷十一

十七年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按國語越敗吳于囿注曰囿笠澤也揚州記太湖一名笠澤然太湖周五百里吳亦豈能夾水而陳乎水經注云上承太湖東逕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吳地記云笠澤松江之别名此吳所以夾江而陳也

十六年傳宋景公遊于空澤杜注空澤宋邑

按水經注獲水東南逕空桐澤北澤在虞城東南疑空澤蓋地名非邑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管城碩記卷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方大川

校對官中書臣王瓆

謄録監生臣唐淮

謄録監生臣陳煜

管城碩記卷十二

翰林院檢討徐文靖撰

禮一

陳氏讀書考曰按藝文志周官經六篇顔師古曰即今之周禮也先儒固有疑於是書者若林孝存以為武帝知周官為瀆亂不經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為六國陰謀之書惟鄭康成博覽以為周公致太平之迹愚按此書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數可考不誣其

為先秦古書似無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煩碎駁雜與夫劉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亂天下猶未論也

按北平黄老師崑圃周禮節訓序曰聞之三代而下禮為治天下之一端三代而上禮為治天下之統會韓宣子見易象與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是易春秋亦禮也設官分職以為民極而統名為周禮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禮之外更無他事矣周禮其大

綱儀禮其節目禮記為義疏義疏設科而大綱與節目不與聖經之興廢其亦有時乎竊惟前人於周禮之書良多異論朱子則以為周家法度廣大精密又云周公從廣大心中流出是周禮固無可議也尚書中立政周官二篇與周禮葢相為表裏以愚度之立政篇恐是周公未定周禮時作故常伯常任準人等名與周禮多參差不合周官篇是已定周禮時作故六卿率屬一一相符周禮序官立政直揭命官之精

意而曰顧俊尊上帝曰克知宅心灼見俊心曰罔攸兼于庶獄庶慎又曰罔敢知于茲此周禮未言之旨而讀者宜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分職周官兼明盡職之要而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居寵思危曰推賢讓能此亦周禮未言之旨讀者當於言外得之者也周禮如方罫立政周官如奕者之舉棋方罫三百六十常定者也舉棋有巧拙得失無定者也是故官雖當必得其人以居之職雖

備必得其人以理之新莽荆舒非不藉口周禮而反誤天下此猶奕者舉棋不善而可以咎方罫乎

朱子語録曰周禮制度菁華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屬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禮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馬蓋周家設六官互相檢制之意此大不然何聖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復疑之耶或問如何先生曰賔客屬秋官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主

刑所以屬之有威懐諸侯之意夏官掌諸侯土地封疆如職方氏皆屬夏官葢諸侯有變則六師移之所以屬司馬也又問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葢司馬職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畫井田創置纎悉必屬於司空而今亡矣

按袁儼注備考曰朝宗覲遇乃諸侯四時之禮而皆屬之春官者以宗伯為禮官也蒐苗獮狩乃天子四時之田而皆屬之夏官者以大司馬為兵官也司寇

掌邦刑而復掌賓客者蓋諸侯朝覲會同之禮既畢

則降而肉袒請刑司寇掌之所以威懷諸侯也冬官

掌邦土而土訓乃屬之司徒土方又屬之司馬者蓋

土訓掌地圖王巡狩則夾王車以詔地事土方致日

景王巡狩則辨土宜以樹王舍各司其事也世婦在

天官者二十七在春官者八十四其數不同其爵亦

不能以不異也環人之在夏官者掌致師在秋官者

掌守衛賓客其職不同其名亦不嫌其同也保章氏

掌天星察五物以詔救政乃事天之禮故不屬天官而屬禮官也職方氏之掌地圖因廵狩以廵戒令乃清道之職故不屬地官而屬司馬也司儀司刑所以同為司寇之屬者葢明刑固所以弼教而折民亦係于降典職不同而事有相因者焉舞師樂師之不得為一官者蓋一以為民禱祀一以掌教國子事不同而用亦有不同者焉五官分其目以贊冢宰冢宰總其事以賛于王則體統正而政繇於一矣大事必詔

于王小事自裁以行則上下安而信任亦專矣官雖多而事必攝豈得為冗員乎稅闕民以警其惰豈得為苛政乎膳夫不敢會王后世子之膳外府不敢會王之服所以然者葢有司不敢計王后之用度而至尊不可受有司之約束矣太宰以九式內節財用固有不會之會矣歲終則考百官三歲則計群吏所以然者蓋官府之事約故歲終必致其事群吏之日煩故三歲乃致其治矣小宰而下有日成月要歲會之

典固已考而不必考矣遂人匠人不同於溝洫者一以長言之一以方言之因地以順其勢故其縱横有不同均之以便民爾賈田所以屬於載師者田為縣官所斆而非商賈所受四民不相易業若以為商賈之田則工亦當有田矣

隋經籍志曰漢時有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遂取考工記以補其處合成六篇奏之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

授

按周官及考工記今本所定者大抵皆杜子春及鄭司農所讀也而李氏所上者漢時皆謂之故書其故書與今本不同者見於鄭注凡數百焉如太宰之職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二曰嬪貢故書嬪作賓小宰之職七事者故書七為小内宰度量淳制淳為敦縫人衣翣柳之材翣柳作接槾大司徒之職以儀辨等故書儀或為義小司徒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故書輦作

連牧人毀事用尨毀為駹草人墳壤用麇墳作蚠大
宗伯之職以䘏辜祭四方故書䘏為罷小宗伯及其
祈珥故書祈為䥝小史奠世繫奠為帝大司樂播之
以八音播為藩巾車歲時更續共其弊車更續為受
讀大司馬之屬司爟故書爟為燋弁師會五采玉璂
故書會作膾司弓矢甲革椹質椹作鞎職方氏金錫
竹箭箭為晉大司冦之職以邦成弊之故書弊為憋
朝士慮刑貶故書貶為憲薙氏始生而萌之萌作甍

赤犮氏以蜃灰攻之蜃為晨考工記作舟以行水故書舟作周輈人必緧其牛後故書緧作鰌鼂氏兩欒欒作樂鮑人脂之則需需作劘之類是也故書之字義有爾雅所不及載說文所不及詳者其為秦前之古書無疑而或者疑於是書謂劉歆所附益以佐新莽者謬矣

或問周禮祀天神地示人鬼之樂何以無商音朱子曰五音無一則不成樂非是無商音只是無商調先儒謂

商調是殺聲鬼神畏商調故不用而只用四聲迭相為宮未審其五聲不備又何以為樂

按鄉射禮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是周時私樂不廢商也周禮太師執同律以聽八聲注謂商則戰勝軍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宮則軍和徵則將急羽則兵弱太公六韜曰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元武商管聲應當以勾陳五管盡不應無有商聲當以青龍是商聲乃行軍之所尚周未嘗廢商

而不用也周七律記曰揆厥琴制舊惟五絃少宫少商加二為七琴書所載起於文武實自周始是周時不獨正聲用商而子聲有少商也唐書楊休傳上古祭天地宗廟皆不用商周人祭天地訖不用商及二少盖商聲高而二少聲下所以取其正裁其繁也漢祭天地則用商而宗廟不用謂鬼神畏商之剛也朱子之説蓋原於此明鄭世子載堉律吕精義外篇曰周禮大司樂言祭天地宗廟之樂某律為宫某律為

角某律為徵某律為羽獨不言商荀子曰太師審詩商謂審察詩中若有商音則避之先儒以為祭尚柔鬼神畏商之剛故不用然則君子佩玉右徵角左宫羽亦忌商而不忌徵羽何也或謂周人以木德王商金克木故不用然則太師掌六律六同而文之以五聲宫商角徵羽是又何也夫商金克木之説其義淺陋恐非聖人制作之旨惟劉績六樂圖説以為周不用商起調者避殷所尚也猶亡國之社屋之之義竊

謂宮商之商與夫殷商之商同名或是商人制作之時受其名與已同凡郊廟朝廷之樂獨用商調耳周人反之者亦猶改統易朔文質相反之意是故太師審而避之然亦有不當避者若豳詩之屬是也七月楚茨諸篇言辭純正而為變風變雅以其有商音是以為變耳至於封微子於宋修商之禮樂以祀其先王則又全與周制異矣故師乙對子貢曰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此曰商人謂宋人也

觀師乙所敢傳子貢所敢受則是周人未嘗避商音其當避者惟朝廷官樂耳民間私樂則不必避故宋玉曰客有歌於郢中者為陽春白雪引商刻羽雜以流徵莊子曰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是也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賈氏疏引春秋文耀鉤曰布度定記分州繫象華岐以西龍門積石至三危之野雍州屬魁星太行以東至碣石王屋砥柱冀州屬樞星

三河雷澤東至海岱以北兖青之州屬機星蒙山以東至南江會稽雷澤徐楊之州屬權星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荆州屬衡星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豫州屬杓搖

按瞿曇悉達開元占經亦引春秋文耀鉤布度定記作定紀至三危之山作西至樞星作璇星青兖之州作兖州青州機星作璣星蒙山以東至南江作蒙山以東至羽山南至江大別以東至雷澤作雲澤九江

荆州作九江衡山荆州外方熊耳以至泗水陪尾作外方熊耳以東杓揺作杓星今圖書編及繹史並於賈疏中抄出尚仍其誤宜依占經訂正之

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正歳則教民讀灋如初柯氏葉氏曰正月乃夏之正月正歳指周建子之月也

按天官冡宰掌邦治正月之吉始和布治於邦國都鄙所謂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也春官鄉師之職正

歲則稽其鄉器所謂正歲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春始治鑑所謂十二月者夏之季冬故先言十二月而後言春也州長正月之吉正月者建子之月正歲則教民讀灋如初正歲者建寅之月如初者子月之讀灋在前寅月如之故先言正月而後言正歲也葢周人稱夏正為歲則稱周正為月而稱夏時為月則稱周時為日如豳風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夏時言月一之日觱發

二之日栗烈則以一之日代十一月二之日代十二月於周月言日也汲冡周書曰周以建子之月為正至於敬授民時猶用夏焉北史李業興對梁武曰周禮仲春二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自周書月亦夏時是周禮以夏正周正錯舉也正月者周正正歲者夏正而柯氏葉氏乃以正月為夏正正歲為周正誤矣

龜人祭祀先卜鄭注世本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

賈疏曰世本不言其人故云未聞其人也

按竹書黄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鳳凰至帝祭于洛水大霧三日三夜晝昏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是卜筮始於黄帝也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兊禬之以嘉草攻之鄭注嘉草藥物其狀未聞

按于寶搜神記曰蔣士先中蠱其家密以蘘荷置席

下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自此解蠱藥多用之宗懍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即蘘荷是也蘘荷似芭蕉白色即今所謂甘露者又南方草木狀曰吉利草形如金釵股根類芍藥交廣人多蓄蠱惟此草解之庶氏嘉草亦此類也

大司樂凡樂圜鍾為宫黄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圜丘奏之函鍾為宫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吕為羽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黄鍾為宫大吕為

角太蔟為徵應鍾為羽於宗廟之中奏之鄭注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瀘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按王平仲周禮注疏翼删引楊氏曰愚按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絶不相關而注妄稱圜丘為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爾而注皆指為祀天大傳禮不王不禘

一章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只及其太祖大夫惟有功始祫其高祖所論宗廟之祭降殺遠近爾於祀天乎何與而注妄指為祀感生帝竊嘗疑康成博洽大儒解釋他經最為有功及注此三章則同歸於誤其病果安在乎葢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叙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文皆在郊上葢謂郊止於稷而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為

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為正月祀感生帝於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強析之而為祀天兩義遂分圜丘與郊為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為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為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又以祀五帝五神於明堂而以文王武王配之謂之祖宗夫孝經所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嚴父之義也抗五神於五帝之列而以文王並

配於理自不通矣況祖宗乃二廟不毀之名於配食明堂何闕焉夫因讀祭法一章之誤而三章皆誤不惟三章之誤而已又推此說以釋他經者不一而止疏家從而和之凡燔柴升禋樂舞酒齊之類皆分昊天與感生帝為兩等馴至隋唐之際昊天上帝與感生帝二祀常竝行而不廢唐世大儒杜佑作通典感於鄭注大傳之說亦以感生帝與昊天上帝竝列而為二是又讀大傳本文不熟而失之也明堂襲鄭氏

祖宗之義而以二帝配侑或三帝並配者葢有之矣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於前趙伯循與近世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精微之義可以復見不然則終於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會殷同鄭氏曰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狩若不巡狩則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

終則徧矣

按毛西河曰前儒誤解秋官大行人職以侯服歲一見為每歲一朝甸服二歲一見為每二歲一朝男服三歲一見為每三歲一朝則六年之間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亦兩朝非五服一朝矣不知侯服歲一見此歲字即六年之第一年其二歲三歲即六年之第二年第三年也故一年侯朝二年甸朝三年男朝四年采朝五年衛朝此之謂五服一朝五服止五年

而此曰六年者以五服之外又有要荒鎮蕃四服在朝數之外荒鎮無定期惟蕃國諸侯有一世一朝之文而要服則第六年一朝接衛服之後但不必果至且終以夷服之畧不列數内其實稱六年者所以定其時而虛稱五服者又所以殺其等也且歲朝有時而每歲來朝則又分每歲之四時如一年侯朝而此一年中其侯服之在東方者則以春來朝謂之朝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是也在南方者則

以夏來朝謂之宗禹貢江漢南楚之水謂之宗于海是也在西方者以秋來朝謂之覲韓在周西詩稱韓侯入覲是也在北方者以冬來朝謂之遇莊三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以濟在魯城北是也又有不期而會如王國有大事諸侯齊至為壇于國外而朝之謂之時見王如十二年不巡狩則六服並朝京師曰殷同此又在常時之外者於是兩共五朝合十二年至十三年而時巡方岳諸侯又各以其地之近者朝方

岳之下則歲是第一年三歲五歲是第三年第五年並非每歲每三歲五歲也

春官世婦每宫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賈氏疏云以奄人為之

按周公制禮以奄人名為世婦則是男也而女之以世婦之職而命為卿大夫士則是女也而男之名實舛矣葢周時卿大夫士大都以宗室為之如宰周公王子虎王叔陳生毛伯召伯榮叔蔡叔成子詹父之

類皆是又如司士云王族故士以王之族故士也當時世婦之職有卿有大夫有士當是卿之妻二人大夫之妻四人士之妻八人皆同姓伯叔兄弟之妻入為世婦而又為開置官府有女府胥有女奚雖名為宮官而實别居一府葢所以别嫌而明微也其與內宗外宗並列者王同姓女為內宗嫁於卿大夫士者則從夫爵王諸姑姊妹之女為外宗其從夫爵也亦然曲禮曰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夫世婦冠以卿老則

世婦之曰卿曰大夫亦以夫爵命之可知矣但此皆
以佐王后祭祀之禮故屬之春官有事則效其職不
常在宮中也不常在宮中又兼以宗室所以無宣淫
之患制禮之意微矣哉
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
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氏曰宅不種桑麻者罰之使出
一里二十五家之布民無常業者罰之使出一夫百畞
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

按載師任地有公邑之田則六遂之餘地也有家邑之田即大夫之采地也有小都之田則卿之采地也有大都之田則三公之采地與王子弟所食之邑也其第宅之廣不止五畝之宅而已故其宅有不種桑麻者則罰之使出一里二十五家之布非謂五畝之宅其有不毛者為是罰也觀閭師凡庶民不樹者無椁而已不蠶者不帛而已未聞有里布也田有不耕者罰之使出三夫之屋粟田即所謂近郊之宅田士

田賈田遠郊之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其有不耕者乃為是罰非謂受田百畝而有不耕者為是罰也蓋民之受田仰事俯畜胥在於是惰或有之斷未有有田而不耕者既不耕矣而又使出三夫之屋粟則將何所出乎觀閭師凡庶民不耕者祭無盛而已此非受田之庶民故但曰民不耕者以别於田有不耕者也然則田不耕者出屋粟非農夫百畝之田民無職業者出夫家之征非受田不耕之庶民也朱子語類曰

凡民無職事者此是大夫家所養浮汎之人也閭師凡民無職出夫布方是待庶民

司寇條狼氏杜子春讀條為滌鄭注滌除也

按狼性貪暴狼顧道上刼奪道上之行人是法所當滌除者因屬之於條狼氏故其職曰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賈氏疏曰不蠲之物狼藉道上者何乃以不急之務而設此厲禁以懲之失其旨矣

媒氏職云仲春之月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鄭注仲春陰陽交以成昏順天時也

按周之仲春即今十二月詩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毛傳曰男女失時不逮秋冬也聖證論曰嫁娶古人皆以秋冬是也北史李業興對梁武以周禮仲春會男女為夏時謬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鄭司農云均調也樂師主調其音大司樂主受此成事已調之樂

按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注曰均者均鍾木長七尺有弦繫之以均鍾者度鍾大小清濁也又按樂叶圖徵曰聖人承天以立均宋均注均長八尺施絃以調五聲六律則所以調樂者必於均是賴成均之均益因此以立名也朱子語録曰京房始有律准國語謂之均梁武謂之通据後魏書樂志云陳仲儒以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准不妙但聲音精微史傳簡畧舊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黄鍾

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黄鍾相得其准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中絃須施軫如琴以准調聲令與黄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粲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此調准之方畧見於魏志也又隋書音樂志云梁武帝既素善鐘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四器名之

為通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此立通之法畧見於隋志也大抵皆依放樂均之遺制也

大司徒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云司中三能三階也康成謂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四星王明齋曰虛宿下有司命星主人壽夭名義甚正司中無考豈天樞北

極主天之中氣故祀之與

按黄帝占曰三台近文昌宫者曰太尉司命為孟次星曰司徒司中為仲次星曰司空司禄為季春秋元命包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主開德宣符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主壽次二星曰中台為司中主宗室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禄主兵鄭司農以司中為三能是也康成乃以司中司命為文昌第五第四星者陳卓曰文昌一星曰上將大將軍也二

曰次將尚書也三曰貴相太常也四曰司中司隸也五曰司命太史也非無考也

職方氏辨九州之國荆州其浸潁湛鄭注曰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曰波讀為播禹貢曰滎波既豬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營軍臨隨則溠宜屬荆州在此非也兖州其浸盧維鄭注曰盧維當為雷雍字之誤也冀州其澤藪曰楊紆鄭注曰楊紆所在未聞

按左傳昭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杜注潁水之尾在下蔡西此潁之屬荆者也襄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此湛之屬荆者也注云潁宜屬豫又云湛未聞何也水經溠水注云波水出霍陽西川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川曰廣陽川非也即應劭所謂孤山波水所出也馬融廣成頌曰浸以波溠其水又南逕蠻城下蓋蠻别邑也波水又南分三川於白亭東而

俱南入溠水溠水自下兼波水之通稱也又水經滇水注云溠水出隋縣西北黄山南逕㵐西縣西又東南㵐水入焉溠水又東南逕隋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於隨謂此水也即職方豫州其浸波溠者也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是隋縣在漢水之東矣爾雅河南曰豫州郭注自南河至漢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曰豫州是溠水在漢之東北為豫之南界故波溠並

為豫州之浸注云宜在荆州在此非何也兖浸盧維
鄭注云當作雷雍杜佑通典曰盧水在濟陽郡盧縣
濰水在高密郡莒縣据隱三年傳齊鄭盟于石門尋
盧之盟也杜注盧濟北盧縣故城今盧城在長清縣
西南二十五里地有大清河自平陰縣流入境葢濟
水也水北曰陽故杜氏謂濟陽盧水也襄十八年傳
冬十月會于魯濟同伐齊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
從齊師乙酉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甲

辰東侵及濰是職方兖浸盧維謂此水也注云盧維字之誤何也爾雅十藪秦有楊陓郭注今在扶風汧縣西邢昺疏周禮冀州其澤藪曰楊陓是陓與紆為一矣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鶩行至于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又曰自宗周瀍水以西至于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里即此楊紆矣

瞽矇掌世奠繫鄭注云奠或為帝世奠繫謂帝繫諸侯卿大夫世本之屬

按唐史柳沖傳柳芳曰昔周小史定繫世辨昭穆古有世本錄黄帝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是也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申叔時曰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注曰先王之繫世本使知有德者長無德者短賈公彦曰王謂之帝繫諸侯卿大夫謂之世本漢太史公司馬遷父子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洪容齋謂史記世次之說皆本於世本故荒唐特甚非知世本者也

程氏迴曰考工記須是齊人為之又詳於車制而不及舟其為西北人之書無疑也蔡氏為削削書刀也不記紙而記削其非晚周書可知

按記夏后氏上匠殷上梓周人上輿又曰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則稱周人者必非周公時所記書也又非子牧馬汧渭孝王邑之於秦始有秦宣王封其弟於咸林始有鄭記曰秦無廬又曰鄭之刀自非周初時書矣南史王僧虔傳文惠太子鎮雍州

有盜發古冢者相傳為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屐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其謂周官所闕者指所闕冬官一篇非謂考工記也葉氏過庭録以為世既無此書僧虔何從證之乎此亦好奇以欺衆爾是又不達其旨矣据韋續字源高陽氏製科斗書周宣王時史籀始改科斗為大篆此猶是科斗則當是史籀以前書矣韓昌黎科斗書

後記曰李陽冰之子服之授予以其家科斗書孝經僧虔所見之書或不全而韓公於科斗書不能廣之以傳於世可惜也

考工記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鄭氏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

按隋書牛弘傳弘請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議曰竊謂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祭義云祀于明堂教諸

侯孝也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脩一鄭注云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四阿重屋鄭云其脩七尋廣九尋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鄭云此三者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司徒馬宫議云夏后氏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廣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

以為兩序間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據鄭氏之說則夏室大於周堂如依馬宮之言則周堂大於夏室後王轉文周大為是但宮之所言未詳其義此皆去聖久遠禮文殘缺先儒解説家異人殊鄭注玉藻亦云宗廟路寢與明堂同制王制曰寢不踰廟明大小是同今依鄭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餘若以宗廟論之祫享之時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

三十六王及君北面行事於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寢論之便須朝宴據燕禮諸侯宴則賓及卿大夫脫屨升坐是知天子宴則三公九卿並須升堂燕義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於二筵之間豈得行禮若以明堂論之總享之時五帝各於其室設青帝之位須於太室之內少北西面太昊從食坐於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於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四

海九州美物咸設復須席工升歌出罇反坫揖讓升降亦以隘矣據兹而說近是不然案劉向别録及馬宫蔡邕等所見當時有古文明堂禮王居明堂禮明堂圖明堂大圖明堂隂陽太山通義魏文侯孝經傳等並說古明堂之事其書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蔡邕具為章句又論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内曰太

室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
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數各有所依堂方
一百四十四尺巛之策也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
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徑牖以陰陽九
六之變且圓葢方覆九寸之道也八闥以象卦九室
以象州十二宮以應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牖以
四尺八牖乘九宮之數也户皆外室而不閉示天下
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鍾九九之實也二

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向五色各象其形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於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觀其模範天地則行陰陽必據古文義不虛出今若紀取考工不參月令青陽總章之號不得而稱九月享帝之禮不得而用夫帝王作事必師古昔今造明堂須以禮經為本形制依於周法度數取於月令遺闕之處參以餘書庶使該詳沿革之理上以時事草創未遑制作竟寢不

行

酒正辨四飲之物曰清曰醫曰漿曰酏鄭氏注云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臆后致飲于賓客之醴醫與臆亦相似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

按膳夫凡王之饋飲用六清鄭注曰六清水漿醴䣼醫酏陸德明曰醫於美反徐於計反賈公彥曰六清水漿醴䣼醫酏漿人文也据此周禮之故書醫本作醫故康成謂醫之字從殹從酉省也蓋謂省殹為医

而仍從酉耳若醫字上殹下酉又何省乎賈氏疏謂从酉省者去水然醴醇酏皆從酉又何不言省乎内則記諸飲有醴酏漿水醷濫注曰醷梅漿以周禮六飲挍之則濫涼也竊意臆同醷涼同醇濫亦同醫膳夫六清之醫即醫醫與濫相似字書醓音濫即醫可知而許氏説文引入醫注曰醫治病工也殹惡姿也醫之性然得酒而使从酉不知醫蓋為醫之譌也今字書并不知有醫字何也

考工記築氏為削鄭注曰今之書刀賈氏曰漢時蔡倫造紙蒙恬造筆古者未有紙筆則以削刻字

按崔豹古今注云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便應有筆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恬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羊毛為被非謂古無筆也前漢書外戚傳云趙婕妤詔封綠小匣中有藥二枚赫蹏書曰告偉能努力飲藥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蔡倫後漢和帝中常侍是倫前已有紙也賈氏之說殊失考矣爾雅不律

謂之筆曲禮史載筆尚書中候曰元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孝經援神契曰孔子簪縹筆韓詩外傳周舍對趙簡子曰墨筆執牘從君之後杜預春秋序曰絶筆於獲麟之一句是皆為古有筆之證也毛詩詒我彤管鄭箋曰彤管赤筆管也禮内則右佩玦捍管遰鄭注管筆彄也應璩新詩彤管珥納言杜甫送王信州崟北歸詩麈生彤管筆皆用詩彤管筆也歐陽公詩傳曰古者鍼筆皆有管樂器亦有管不

知此管是何物朱子集傳曰彤管未詳何物是又吾所不解也

管城碩記卷十二